

岭头老松树



(视觉中国)

■涂国芳

老松树的确很老了,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,它就独立于石阶岭头。

石阶岭有85级石阶,岭头是我们上学必经之地。好不容易爬到这里,汗流浹背,就坐在松树下的大石块上,吹吹风,聊聊天,看着金色、灰色、花纹背部的大甲虫(据说是“松吉丁虫”)在松树枝干上爬上爬下,大家兴致盎然。有的同学会编草笼子,把它装在里面,采一些幼嫩的柿叶给它吃。玩着玩着,往往忘记到校上课,免不了被老师一顿批评……

20世纪50年代,山区农友除了在田间种庄稼外,还到山里采松脂、挖药材、捡柴火……石阶岭头那棵老松树也跑不了被采脂的命运。采松脂(俗称“割松油”)好像采橡胶乳一样,用松脂刀在向阳一面的树干上割个“丫”字形,沁出的松脂集中于竖沟,然后流入下方的竹筒里。老松树因为粗壮出油量,一下子挂了3个竹筒,割得树干伤痕累累,遍体鳞伤。

每逢暑期大热天,连续几十天热浪汹涌,太阳如一个大火球,金闪闪,明晃晃,照得人们心烦意乱,照得松脂如榨油坊的茶油一样不停地流淌。到了下午5点,3

个竹筒就满了,一天可采脂6斤以上。割了3年松脂,大概到了1960年,人们饿着肚皮,顾不上采松脂,就被生产大队叫停了。

没有人去老松树那里采松脂,树干上原有的那些“丫”字形的油沟结疤了,树干变硬了,变成了半透明的红褐色,大热天还断断续续沁出松脂来。一个下雨天,一位年轻人担心田间湿灶湿柴,煮不了中午饭,急中生智,拿起锄头在松树干上刨下一块结满松脂的柴片,那天午饭他第一个煮熟开吃。此后,大家有样学样,下雨天就来刨松脂柴片,久而久之,松树干被刨出个大窟窿,唯恐有倒伏的危险,方才罢手。

2016年9月的一天下午,台风不期而至,大逞淫威。瞬时,黑天暗地,一道道闪电噼啪啪划破天幕,犹如金蛇狂舞,一阵阵轰隆隆的雷声爆响……岭头那棵老松树在雷鸣电闪中摇摇欲坠。忽然,一声震天霹雳炸响,一团火球沿着树干大窟窿那一侧翻滚着,燃烧着,然后冲向树梢,冲上云霄。“轰”的一声,老松树被雷火劈下一大片,树头一大块地面随之坍塌到悬崖之下了。

又是9个年头过去了,老松树已经长出新树枝,累累的伤痕逐渐变成青褐色,枝繁叶茂,树冠亭亭如盖,树下又成为乘凉休憩的好去处。透过树枝树叶,人们能闻到了一缕缕松脂的清香,夹杂着一丝丝青草和泥土的气息……也许是机缘巧合,当年坍塌到悬崖底下的泥土长出了3棵小松树,亭亭玉立。看到老松树历经沧桑,依然枝繁叶茂,看到小松树茁壮生长,能够战天斗地,我顿时想起唐代一位诗人在《小松》中的描述:“道旁松尚小,翠色一何新。应有干霄日,浓阴荫路人。”此时情景交融,令人流连忘返,感慨万千。

爷爷的草木“博物馆”

■王丹

秋盈山峦,密林影落。秋风吹卷一波波草木的清香,将思绪送回和爷爷在一起的日子。

那年暑假,父母将我送回老家。我站在墨瓦灰砖的老屋前,一抬头,便是一重山叠着另一重山,恍若与世隔绝。屋里,只有一台黑白电视,打开后,满屏幕都是跳动的雪花,一个少儿频道都没有。我觉得无聊极了,耷拉着脑袋,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。

爷爷拿起了墙上挂着的竹筐,手上拎着一把镰刀,试探地问我:“要不要上山?”见我犹豫,他还特意补充了一句:“山上珍宝可多哩!”我按捺不住好奇,点点头,握住爷爷伸过来的右手,跟着他往后山的方向走去。

偌大的山里,树冠遮天蔽日,树叶过滤后的山风极其清凉。爷爷一边用镰刀背拨着草从树枝开路,一边嘱咐我注意脚下。行至半山腰处,一朵朵白色的小花细嫩如绢,漫天铺地地蔓延。“好漂亮啊!”我满怀欣喜地摘下一朵,簪在麻花辫上。爷爷一边采割一边告诉我:“这是鬼针草。”“鬼针?这么好看的花,怎么取了这么难听的名字?”我纳闷极了。“你看它上面是不是带针?”我走近一瞧,有些真的长着黑色的尖刺,一靠近,就粘在了衣服上。爷爷继续解释:“那个针啊,是它的种子,名字是根据这个来的,它还是药呢!”说着,他摘下一些叶子,将它们揉碎,敷在了我额头被蚊子叮咬的红包上。“这草汁啊,能消肿。晒干后煮水,还能清热呢!”看我不可置信的神情,他笑得颇为自豪:“山里的草啊,我熟得很,都是珍宝哩!”

看我感兴趣,爷爷饶有兴致地讲了起来:“你看,这是‘珠儿草’。”那片叶下面缀着的绿色小珍珠,十分可爱。爷爷说它晒干后,一斤能卖五六毛钱。继续向前走,我们又遇到了鸭跖草,与竹叶相似,花朵如蓝蝶,爷爷说它能消肿解毒。这时,额头上的草药干掉了,蚊子包已被降伏,一点都不痒了!

从山上回家后,爷爷仔细地把一筐篓的草药均匀平摊在圆凳上晾晒。“爷爷,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?”我目光里满是崇拜。爷爷眯起眼睛,讲起了故事。他说自己小时候舌头上生疮,村里老师傅就让他煮一种草根喝,喝了两三次,就好了。“后来啊,我得知那是桔梗,在山上采的,也就跟着师傅一起上山。虽没学多久,但师傅离开前留下了几本书给我。”他走进屋里,从斗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几本书,有《本草拾遗》《中药大辞典》和《本草纲目》。

老家的山里有数不清的草木珍宝,是一个天然的草木博物馆,爷爷是那里最资深的讲解员!他行走了一辈子,与每一株草木相识、相知、相惜。如今,再次重走,就好像走进时光深处,爷爷犹在身边教诲,草木依旧清香。

岁月的磨刀石

■沈页真

那日与好友在单位附近就餐,餐馆的冰箱脚下放着一块磨刀石,切得很规整,两头高中间低,架在一个刚合适的铁架上。好友笑着说:“肯定是网上买的,一切看起来才那么合适!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标致的磨刀石。

如今家中的磨刀石已经进化得小巧玲珑,小小的一片,只需要把刀锋卡到凹槽里,抽拉几次,菜刀的锋利度马上分晓。但是我小时候见到的磨刀石可不长这样,是真真切切从山中来的。

爷爷农闲就去放牛,牛吃草时,他要么在树下吧嗒吧嗒地抽烟,要么拿着拐杖从山的这头走到山的那头,一路上敲敲打打,敲飞了鹧鸪,敲落了野果,有时候发现蜂巢,有时候还能摘些奇特的药材,磨刀石也是这样被发现的。

傍晚一回家,他边洗他的泥腿,边兴奋地分享他的发现,在喝茶的功夫就约好了伙伴一起去挖

磨刀石。第二天他们便扛着锄头,提着麻绳和扁担上山去。小半天他们就把磨刀石五花大绑地扛回来了。磨刀石安放在大埕边,近水槽的地方。为了稳固边脚,他还特意到墙角去找了好多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石子来垫脚,又用脚踩上去多次试探,直到稳固为止。

磨刀石粉粉的,有类似瘦肉的纹路,硬度一般,菜刀可砍下边角,但是会两败俱伤,菜刀肯定因此缺角。磨刀石对于农人来说可大有用处,上山砍柴,下地割草,柴刀、割刀都要先磨磨。磨刀之前泼一盆水,两脚叉开,一前一后,双腿深蹲,把柴刀死死压住,从磨刀石的这头一路押到那头,每押一次磨石就掉一层砂泥,和着水,顺着四周流淌,像晕开的水墨画。

磨刀石不仅仅是自家的,也是公用的。邻居要上山或下地,刀钝了,就近打盆水磨起刀来,磨几下再用拇指腹摩挲刀锋试试锋利度,满意后顺手把磨刀石冲洗干净再去干正事。

那磨刀石,虽说是一块石头,但几乎每天都在发挥作用,也在长年累月里,越磨越矮,越磨越光溜,直至某日,它矮得再也不能承受刀的压力,便悄然退出生活的舞台。

这种古法磨刀石,被人发现利用之后,它就不断地消减自身,与刀锋的相遇相搏,并非为了战胜对方,而是让其更为锋利,这便成了一种奇特的牺牲。就像困苦的境遇,用生活的粗砺磨砺我们的意志;又像是为家庭默默付出的爱人、亲人,在消耗着自己的年华,只为让我们的人生之刃更加锋利。而我们常常记得刀刃的锋利,却忘了磨石的牺牲。

由此不由得想到人在这世上无非两种存在,一种如刀,越磨越利;一种如石,越磨越少。而这两种状态是一个独立个体的两种形态,有时如刀,有时如石,而智慧的人,在岁月长河里明白何时为刀,何时为石。这也像是婚姻状态里的两人,互为刀和石,在生活中能接受磨损,也能成就锋利,记得刀的锋芒,也不忘石的牺牲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